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七

皇明進士雲

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四

宋

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詔于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隆賜田千頃命僧道暉主之 二年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爲準 三年詔每歲試童行通達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 開寶三年詔城都造金銀佛經各一藏 四年詔雕佛經一藏 五年禁民爲佛像浮屠 時檢校太師王仁鎬多以俸祿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肝方視事從事劉謙責曰公貴

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奉佛何也仁鑄遜謝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 二年止僧科 七年邠國大長公主爲尼號圓

明大師又衛國大長公主不嫁人號報慈正覺大師

十一年舒州柯萼遇異僧于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萼鏤之得瑞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萼進石于京師詔藏秘府他日大士降見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 是

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爲譯經潤文帝製前序 詔普度天下童行爲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時江東有僧請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帝允其請命內侍

衛紹欽往督營繕既訖遞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辭朝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雍熙二年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衆令配流極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佛院屋才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毋得建置 通許鎮都監王賓以俸錢修古寺基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像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其寺爲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二百萬以助之時太尉沈倫好佛盛夏恣咬啗膚冀以徼福 端拱三

年作開寶寺塔藏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上疏曰衆謂金碧燦煌臣以爲塗膏鼎血帝亦不怒 淳化三年終南隱士种放雅不喜浮屠嘗裂佛經製帷帳至是召之不至 時趙普既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帝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太尉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 康定三年詔禁以金飾佛像 郵城馬應圖知頓丘縣以部芻糧沒虜中其子元方削髮爲浮屠求父尸不得帝哀之爲官其兄元吉 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曰仁王經帝曰既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又幸開

寶寺問僧是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何卿作主僧
無對一日因僧朝見問何處來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
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何到此僧無對一月僧入對次
曰陛下還記得否帝曰何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到
如今帝曰以何爲驗僧無對京寺回祿藏經恐爲煨燼
僧欲乞宣賜召對帝曰昔日摩騰不燒今何爲燒僧無
對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
右街菩提心如何生發僧無對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
問朕在何一界中寂無對一日朝罷帝擊鉢問丞相王
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何爲在朕手中隨無對
王隨嘗參首山禪師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

臧暉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楊億深信佛
法與廣慧禪師酬荅徃來有偈曰八角磨盤旋空走金
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真宗咸平初年製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
祿卿明教大師法賢 大中祥符四年天竺三藏施法
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叅政趙安仁等潤文 五
年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削去王欽若以化胡經不可
削天天禧中王旦將卒以不諫天書爲憾遺令削髮披
緇以葬時禁民棄父母爲僧道又嘗大會道釋于大安
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嘗建齋醮親臨賜以銀藥大錢

仁宗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三寺恩悟侍者焚軀

為報國恩 明道二年放度天下三張僧尼 景祐元

年六月毀無賴僧舍 二年詔選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帝製天聖曆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 寶元二年禁以金箔飾佛像 慶曆四年開

寶塔火余轉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

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

為靈異再圖營造曠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之望

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焚况藉其福以庇民哉七

年初貝冀俗尚妖幻相與學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

書言釋迦佛衰謝爾勒佛當時世貝州卒王則嘗刺福

字於背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至是遂渡城

反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文彥博督明鎬討平之時
周沆知成德軍俗方葉親事佛沆按斥數千人還其家
許幾知南陵縣民記僧尼爲奸者斥還數百人程
珣知漢州宴客開元僧合酒方行人譁言佛光現觀者
相騰踐珣安坐不動頃之自定程顥爲鄆縣主簿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顥戒曰俟取其首就觀之其光乃
止劉初知廬州有死水倩舍屍佛自動晝夜不息人
甚懼初昇像投江中

英宗治平三年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至三千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神宗熙寧元年始鑄僧造度牒時歲饑河決知諫院錢公

輔建議也 四年詔開天節普度僧尼 五年王安石

奏施金匱寺僧尼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保寧 元

豐元年二月慈聖皇太后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

殿齋例賜坊服師名 制華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

八律 詔宗本禪師住惠引對干延和殿問法 四

年京師創法雲寺成

哲宗元祐元年詔華大洪山靈峰寺爲禪院 元祐末司

馬光將卒遺命治喪不用浮屠且述唐李舟之言曰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家因

遵其令呂大防權知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

下驗治得情命抱獄具即其所杖之他挾奸者皆遁去

侯仲良二程甥也人欲錯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像九積佛書即去之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集慧開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此花草之變態也

徽宗大觀三年停給僧尼度牒 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
素本師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
被體指爪逸身帝降旨令肩輿至京命西天總持三藏
以金磨出其定遂問何代像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
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
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
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命繪像頒行曰

七百年來老古雖定中消息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
生死河沙未作皮藏山千運亦執身天下無藏道可親
齊語道同休贊論樹中不足召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
安此人人定棄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負辛苦問虛能
時又有吳興民邵宗益剖畔得羅漢像歸于慈感寺後
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玩躍入干溪漁人再獲乃建
閣以藏之 四年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 賜
永道法師號寶覺住左街香積寺 宣和元年正月帝
從林靈素言詔稱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 大士僧稱
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
寺爲宮院爲觀尋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仍禁銅鏡
塔像下書詔便今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
財物而使道士安心住持時永道法師上疏極諫帝大

怒付刑部獄黥春陵 二年復僧寺額又復德士為僧
高宗建炎三年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已奔鎮江而汪伯
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 紹興八年詔
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十三年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帝不許特給錢五千緡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而之
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
特旨亦令執奏 二十年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
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是年皇太后韋氏建崇
先顯孝禪寺于杭之高亭山 二十五年詔收諸路給
餘僧牒上曰朕未嘗絕佛法正恐不耕者衆耳 二十

六年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孝宗乾道二年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二年詔上竺
若納講師于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堂行金光明
三昧祈福邦家時上于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刊于
石 七年正月召惠遠禪師見選德殿與論佛道同異
帝曰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可也 詔僧寺道

觀毋免稅役

八年正月駕幸靈隱

八月七日詔靈

隱徑山天竺僧集內觀音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坐咨論法要特賜遠號佛海禪師 九年詔賜內帑二

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

輪寶藏

淳熙元年詔賜上竺白雲堂印靈隱直指堂

印 二年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十年帝註圓覺經遣中使賈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光宗紹興時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尼山中號活佛男女爭
事之因爲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理宗紹定時胡穎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朝之寺僧畜大蛇
能驚動人穎檄僧昇蛇至今曰爾有神靈當二日見恠
及期蠢然殺之

遼

太祖立國之初即建開教寺後六年討兩淮以所獲僧崇
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神册三年太祖初詔建佛寺 四年命皇后皇太子分

謁寺觀 天禧四年幸安國寺飯僧

太宗天顯十年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
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悲嘆不已 會同五
年以皇太后不豫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

穆宗應律二年以生日飯僧

景宗保寧六年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
兼侍中之職 八年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
祝釐

聖宗統和二年以景宗忌辰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飯僧
四年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
九年詔禁私度僧尼 十二年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

寺飯僧 十五年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 開奉元年
鐵驪那沙乞賜佛像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 四年詔
太東京僧 九年禁僧燃身煉指 時耶律休哥孫馬
哥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
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興宗重熙八年皇太后召僧論佛法 十一年以宣獻皇
后忌辰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 二十三年開泰寺鑄
銀佛像遼主尤重浮屠法數變服入寺觀僧有正拜三
公三師兼政事令者

道宗清寧十年七月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取財物
咸雍二年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僧守志

加守司徒 四年頒行御製華嚴經贊 五年僧志福
加守司徒 六年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 七年
置佛骨於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 八年以北邊捷多
殺人飯僧南京中京 三月右司奏泰寧江三州三千
餘人願爲僧尼受具足戒制許之 七月以御書華嚴
經五須出示群臣 十二月賜高麗佛經一藏 大康
元年三月命皇太子寫佛書 五年詔諸路毋禁僧尼
開壇 十一月召沙門守道開壇於內殿 九年詔僧
尼習經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 十年復建南京奉
福寺浮圖 大安元年詔僧尼無故不得入闕 九年
興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飯僧 壽隆元年高麗進貝

多葉佛經 三年以安車召醫巫問山僧志達 六年
召醫巫問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遼史曰遼主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

金

太宗天會元年上京慶元寺獻佛骨耶之 是時移瑞像
佛牙入內殿供養又詔釋氏有清神斷分者除削之

五年迎栴檀瑞象到燕京建木陸會七晝夜安奉于闕
忠寺供養

熙宗皇統二年英悼太子生日詔惠海大師于上京宮側
初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三年詔海
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于本寺積慶閣中供

奉 六年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號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
足禮受 八年詔禁私度僧尼

海陵天德元年度僧道 正隆元年御宣華門觀迎佛
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十二月禁
二月八日迎佛

世宗大定元年移都燕京刺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
師顯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
二十頃 二年除迎賽神佛禁令 六年十月一日詔
顯禪師于東京勅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叱會
八年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未信

梁武帝爲周壽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甚矣 是時真儀皇后出家爲尼建重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 十四年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徒宜申約束毋令徒費財用 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命玄冥顯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二十六年香山寺成金主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十株錢二萬貫 九月次薊州歷幸仙洞香林淨名上方中盤天香感化諸寺 二十七年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誦經爲福朕使百姓無覺

天下安樂不勝于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施及子孫矣

章宗明昌元年制禁自披剃爲僧道者 四年詔請萬松

長老子禁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友請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累日祥雲連綿天際六年勅僧道三試 是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年

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親傲親而徇於木白今以後並令拜父母其有喪服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

行之制曰可 承安元年六月勅自今長老太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度僧一千 四年御宣華門觀迎佛 泰和二年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元

憲宗時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令總天下釋教又以僧海雲總釋教事

世宗中統元年五月廿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十二月以梵僧八合師巴爲帝師授以銀印並釋教 二年五

月遣王祐于西川等路採訪高僧 六月賜僧子聰懷
孟那州田各五十頃後以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復姓
劉氏名秉忠 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三年十一月勅聖安寺作佛頂金陵會 十二月作佛

事于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 四年建太廟命
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至元元年八月改元大

赦天下設會度僧詔請國師扮彌達發思八登座受秘
密戒 八月拜僧劉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

事 二年二月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
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于各
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時詔都城大作佛寺集教坊妓

樂及儀仗以迎愛薛奏曰高麗初附山東初定江南未
下天下疲弊奈何爲此無益之費帝嘉納之 三年四

月初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爲總統居慶壽
寺 四年正月禁僧官侵理民訟 七年詔請膳巴金

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員 九年初僧道也里克

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十二月建大獲國

仁王寺于高良河初更定僧服色 八年修佛事于瓊

華島 九年正月初燕王遣使持香幡祠五堂興國寺

七月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建大聖壽萬安寺

十一年帝師八思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

憐真嗣 十二年命國師亦憐真作佛事于太廟又設

資戒會于京師 時僧永薛奉青赴上都賜號通寂大
師勅賜紅綾大衣禿魯赤大王賜金襴袈裟 十四年
詔以僧亢吉祥鄰直加瓦爲江南釋教總攝除僧租稅
禁擾寺宇者 十五年正月且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
五寺蒙恩得度三月 十六年五月五臺山作佛事散
都修佛事十有五日又建聖壽萬安寺于京城 十二
月八思巴奉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直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
天佛子大元師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初
元八月又以繪像十一頌各行省俾塑祀之

元史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

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
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乃立宣政院
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
其政于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
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
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
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額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
席于坐隅且每席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遣佩監絡
珠爲字以賜蓋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驪累百騎以牲所過供億迭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
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

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
部尚書卽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
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鉄木兒乘傳護送賻金
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端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
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
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
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鉄南
藏尚主封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
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
月盛氣焰薰灼延于四方如楊璉真加董爲害不可勝

言

十七年二月張易言高和尚有秘術能役鬼爲兵遣制
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 三月立
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秩從三品 十二月
勅鑄板印造帝師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
僧人 十八年遣使詣東海及濟源廟修佛事 十九
年十月勅河西僧道也里克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十一月罷都功德使脫列其修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
還之 十二月帝師亦憐真卒以谷兒麻八刺乞列爾
仍掌玉印統領諸國釋教 造帝師八思巴舍利塔
二十年其臺臣言伐木造寺九四處役重詔罷南城及五
臺山建寺宇 二十一年命亦黑迷失使海外僧迦刺

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繡表服鞍轡後又使馬八兒國
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一年乃至二十二年集諸路僧
回萬下西京普安寺作資戒會七晝夜 十二月命帝
師山憐失甲自羅二思八等造作佛事于萬安興教慶
壽寺 二十三年正月以江南廢寺土田爲人占據
右悉付總統楊璉真仰修寺 十二月命西僧造作佛
事于萬壽山玉塔殿萬安寺九三十會 是歲帝師答
兒麻八剌乞列卒亦攝用連真嗣 二十四年命西僧
監藏寃卜思哥等作佛事靜坐于大殿寢殿萬壽山
五臺山等寺凡三十三會 二十五年十一月改釋教
總制院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印用三璽 十二月命亦

思麻等七百餘人作佛事靜坐于玉塔殿寢殿萬壽山
護國仁王尊拜九五十四會 是歲萬安寺佛像成凡
費金五百四十兩水銀二百四十斤 杭州僧毀宋故
宮爲佛寺又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圖基推
官屠致遠力拒止之 二十六年二月詔天下梵寺所
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旋幸大聖壽臨
安寺置旃檀佛像又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靜坐二十
會 二十七年二月立江南營田提舉司秋從五品掌
僧寺牘產 六月繕寫金華藏經九糜金三千二百四
十四兩 八月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 命帝師西僧
遊作佛事靜坐于萬壽山厚載門茶字腦兒聖壽萬安

寺桓州南屏庵雙泉等所凡七十二會 二十八年令
僧羅藏等遮法佛事靜坐于聖壽萬安涿州等寺凡五
十會 是歲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
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二十九年
正月給還楊璉真伽土田人戶之隸僧坊者初璉真伽
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盜詐
掠諸賊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
大小百一十有一雜貨具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爲
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
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臺省諸
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帝猶貸之死而給還其人口土

田 五月詔聽僧食鹽不輸課 是歲命國師諸僧呪
師修佛事七十二會 三十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
長者罷之 是歲作佛事祈福 帝嘗使廉希憲受佛
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
爲臣思忠爲子死孝是也帝悅 二十一年帝師亦攝
思連真卒乞刺忠八幹節兒嗣 時國師來自西番欲
與講法言語不相通乃命迦魯魯答納恩從國師習其法
及言與字暮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
進其書帝命錄版賜諸王大臣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二月製寶王五方佛冠賜帝師 四月爲太后建五

臺山佛寺以大都保定等十路應其所需 五月以魯
國大長公主建佛寺于應昌給紗千錠金五十兩 九
月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十二月
荆南僧普照等偽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更賜帝師
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
釋教之印 大德元年五月給鈔千錠建臨洮佛寺
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
疏以諫其畧曰五臺山剏建佛寺工役俱興供億煩重
民不聊生伏聞太后將臨幸五臺山有五不可盛夏禾
稼方茂民食所需騎從經過不無蹂踐一也親勞聖體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暴
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
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
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
也伏惟回轅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
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致矣臺
臣不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暉或有隙取元禮
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庇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誇佛
謂不宜建元主大怒勅完澤鞠之完澤曰性者吾亦嘗
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

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不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
遂罷萬僧復元禮職 時四川廉訪司僉事朵羅台上
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
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之費以舒國
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禍自至矣

六月詔僧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 十一月禁僧
擅掘鑛炭山場 十二月平章孛羅歡等言富戶規避
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
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
定制僥倖必多帝令擬議以聞 二年三月詔僧人犯
姦盜詐僞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至者罪

之 五年二月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禪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七月命御史臺檢點僧司案牘 六年三月以星變命僧設水陸大會七晝夜 命必蘭納識里從帝師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七年四月左丞相荅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五月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六月禁僧人以修建佛寺爲名齎請王令旨乘傳擾民者 八年正月以葦真監藏爲帝師 十一月命九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

决 九年正月帝師輦真監藏卒賻儀甚厚仍建塔寺
二月建大天壽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恠皇
后弘吉刺氏幸寺見之惡焉以帕幃其面而過尋勅毀
之 三月以乞刺史八幹節兒姪相家班爲帝師 十
年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
各寺田悉輸租 五月詔西僧往返不許馳驛給以舟
車時皇子有疾皇后責膽巴救護巴曰佛法如燈籠風
至能護之如燭盡則難爲矣 十一年六月時賦宗勅
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
八月建佛閣於五臺寺時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
之給鈔萬七百錠有奇 十一月建佛寺於五臺山

十二月以民貧歲歉詔管政院併省佛事

武宗至大元年二月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管繕司秩五品
復立白雲宗攝所秩從二品設官三員 建佛寺于大
都城南 五月以西番僧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時從帝師請

以釋教都總管朵兒只八兼領囊八地產錢物爲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總其財賦 以西番僧教瓦班爲翰林

承旨 改護國仁王寺昭應觀運總管府爲會福院秩

從二品 九月以軍五千人供造寺工役 十月皇太

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 時上都開

元寺西僧強市民新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

伯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掉詣地垂
扑交下曳之以歸閉諸空室又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
得免 二年二月皇太子幸五臺佛寺 復徵僧道賦
稅 更僧俗相毆令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僧
者截手詈者斷舌此法昔所未聞有華國典僧俗相毆
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 時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
王合兒八刺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拉妃下車毆之且有
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 三年正月營五臺寺役工
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 四月改大乘華普慶寺
總管府爲崇祥監 六月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

十月封僧亦憐真乞烈思爲文國公賜金印 十一

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爲隆禧院秩從二品

四年二月時仁宗已即位罷總攝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

僧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
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璽
書銀印勒還民俗從之 禁宣政院違制度僧又罷僧

道崇里克溫吞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 十月繪武宗

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 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

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

四百間 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仁宗皇慶元年正月改崇祥監爲崇祥院秩正二品 六

月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 十月雲南行省右丞
只兒威有罪國師糊思吉幹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
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時李孟奏罷僧道官天
下稱快 二年二月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
十勅遵舊制易以蔬食 功德司使亦憐真等以佛事
奏釋重囚不允 六月詔諭僧俗辯訟有司及主僧同
問續置土田如例輸稅 七月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
九人 九月帝師都加班卒以相兒加思嗣 延祐元
年三月以僧人作佛事釋繫囚 二年正月置大聖壽
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以公哥羅古監藏班藏
卜為帝師 十月授白雲宗主沈明仁祭祿大夫司空

三年八月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秩七品官二員

十一月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勅禁止之 四年正月給帝師廬舍

鈔萬錠 六月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母移文有

司 五年二月寫金字佛經書維摩經給金三千兩又

書藏經給金九百兩銀一百五十兩初宣徽使院歲供

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麴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

萬九千酥密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祀佛事

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

是時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

矣 三月晉王內史哈得驢加榮祿大夫封宣國公給

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時晉王休麻刺

崇尚浮圖命僧作佛事歲耗財無筭 四月升印經提

舉司為延福監秩正三品 九月以作佛事釋重囚三

人輕囚五十三人 置大末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

十月勅僧人除宋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稅餘田

與民一體科徵 建帝師八思巴殿于大興教寺給鈔

萬錠 六年二月持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

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賜

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 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

錠俾管子錢供繕修之費仍陞其提點所為總管府給

銀印秩正三品 九月以作佛事釋大辟四七人流以

下囚六人 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姦

惡詔令嚴鞠之 七月正月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

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

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

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二月時英宗已即位罷造末福寺 三

月作佛事于寶慈殿 四月仁宗卒突作佛事七日

五月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時監察御史請罷僧道

濫爵御史劉恒亦請奪僧道官從之 六月京師疫修

佛事于萬安山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閣修寧夏欽察

魯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 九月建壽安山寺給

鈔千萬貫 十月作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 勅譯佛

書 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黜八兒監藏爲土番
宣慰使都元帥從之 十一月作佛事于光天殿 建
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十二月鑄銅佛
像置玉德殿 召西僧瑩真哈刺思赴京師勅所過郡
縣肅迎勅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英宗至治元年修佛事于文德殿又修佛事於大安閣者
二大內者一 二月大末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
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 時監察御史觀音保
鎖咬兒塔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
音保鎖咬兒塔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于地 以
僧釋洪爲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司徒 三月遣使賜

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絮綵
二萬幣帛幡茶各有差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
二國取佛經 製御服珠絮綵 實集寺金書西番波
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六月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
利 十二月辛酉僧灌頂寺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
藏班藏十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一千三百五十兩銀
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 置中瑞司冶銅
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二年正月以西僧羅藏
爲司徒 三月申勅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未業及世
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閏五月禁白蓮佛事 十一月
拈江南僧有妻者爲民 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

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
福之有 三年二月作上都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役
軍六百二千人 四月勅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
勅都功德使闍兒魯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
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今有司償其直

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楊子江金山寺五臺
萬聖佑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 時勅寫金字藏經
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
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
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虫同類其徒

遂爲薦拔之論以感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撰文爲詞不可以昭示後世會南坡之變乃止

十二月

時泰

帝

命嶺北守邊諸王徹徹禿月修佛事

以却寇兵 命僧作佛事于大內以厭雷 是年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卒旺出兒監藏嗣

泰定帝元年正月命僧誦西番經于光天殿 二月修西

番佛事於壽安山寺僧四十人三年乃罷又命僧一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遊京城作佛事 三月監察

御史宋本李嘉賓傳起爨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五月作禮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帝受佛

從中書覆奏乃行 又言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
民典賣田隨收人戶銖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
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
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
制勿徵其典買民田及民間所賜產業宜悉役之僧道
宜清淨絕俗誦經祝壽比年畜妻子無異常人如禁道
赤班誦主之徒壞教于刑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藝
天賣神臣等議僧道畜妻子者宜循舊制罷爲民帝不
從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請仍舊制
稅其新置田土與民均役從之 三月命西僧作燒壇
佛事于延華閣 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妖言彌勒佛

當有天下遣官鞠治之 七月修大乾元寺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時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憲臺得以糾察不報 九月皇后亦憐真八刺受佛戒于帝師十月帝亦受佛戒於帝師是年帝師旺出兒監藏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王印降

戒于帝師 七月以畏吾兒字譯西番經 十一月造
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是年作佛事六次 時
平章事張瑄言國家經賦皆出于民量入爲出有司之
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
騁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
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
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其剏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
者悉罷之 又言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
三十年言之黜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
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

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寺指以等
計欺昧奏請增修布施奔齊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
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
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
鈔數千萬錠數倍于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
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
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
事愈煩累朝享年不末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
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
忌日醮祠佛事名自止今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
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

聖書諭天下 三年正月詔建殊祥寺于五臺山 二

月修佛事厭雷于崇天門勅以金書西番字藏經置殊

祥寺賜田三百頃 三月命功德使司簡修佛事一百

三十七又遣僧修佛事于臨洮鳳翔星吉兒宗山等處

四月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 以帝師兄鎖南藏上

領西番三道宣慰事尚公主封白蘭王 七月皇后受

牙蠻答哥戒于水晶殿 帝幸大乾元寺勅鑄五方銅

佛像 九月命帝師還京修酒淨佛事于大明興聖隆

福三宮 十月帝師以疾還撒思加之地賜金銀鈔幣

萬計勅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 賜大天源延聖寺

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時中書省言卷終

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末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曾數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兀仁宗之承業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十一月以皇子小薛夜啼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四年二月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帝師參馬亦思吉思卜長出亦思宅卜卒命塔失鉢木兒紐澤監修佛事三月命西僧作止風佛事五月作佛事于賀蘭山及諸行宮十月命帝師作佛事于大天源延聖寺

政和元年正月命帝師修佛事于禁中 二月帝御
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命僧千人修佛事于
鎮國寺又詔帝師命僧修佛事于鹽官州仍造浮圖二
百一十六寶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
災

文宗天曆元年大明殿延春閣興聖宮隆福宮萬歲山五
臺山興和新內寶慈殿徽猷閣並命僧作佛事 二年

正月中書省臣言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
五千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
四千餘匹請悉揀汰從之 五月

五月

是時文宗推明宗爲
帝明宗立文宗爲皇

太子以儲慶司所貯金五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

護聖寺皇后助銀五萬兩置隆祥總管府秩正三品總
建大承天護聖寺工役 十一月受佛戒于帝師 宣

政院使孛孛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輸租西

夏僧總統封國公冲卜辛以其弟監藏班藏卜襲職仍

以璽書印章與之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

集慶寺及大崇禧萬壽寺集慶寺在八月建于建康命廣智為開山住持 十

二月以西僧輩真斂刺為帝師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

郊迎大臣俯伏進觴不為禮惟國子祭酒字木魯神舉

觴立進曰帝師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為禮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

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

聽復爲僧 遣使驛致故帝師舍利還其國給以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千五百錠幣五千匹 是年作佛事者六次又 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于大崇恩福元寺 至順元年正月命浙江行省印佛經七十二藏又遣使賞金千五百兩銀五百兩書佛經 制僧輸已粟入官者加以師號 二月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又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詔樞密院以屯田子粒錢萬錠助建佛寺又命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未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四月命西僧作

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月至十月終乃罷 五月遣使詣

五臺山作佛事 七月命西僧爲皇子燕王作佛事

時中書省臣言內外佛事三百六十七所所用金銀鈔幣不貲今國用不充宜命裁省帝命省及宣政院臣裁減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爲百四所今有司未爲歲例 八月以世祖生辰命帝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

七日 九月命西僧作佛事于大明殿 十一月命帝

師率西僧作佛事內外凡八所至歲終罷 十二月詔

龍翔集慶寺工作佛事江南行臺悉給之 命西僧于

興聖光天宮十六所作佛事 是年以田賜隆禧總管

府及大承天護聖寺共一千四百頃 二年正月住持

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峰加司徒又以晉邸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爲末業 二月立廣教總管府九十六所以掌僧尼之政曰京畿山後道曰河東山右道曰遼東山北道曰河南京北道曰兩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東道曰浙東福建道曰江西廣東道曰廣西兩海道曰燕南諸路曰山東諸路曰陝西諸路曰甘肅諸路曰四川諸路曰雲南諸路秩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總管以僧爲之 是月中書省臣願以已所易鈔本十萬錠銀六萬錠助建承天護聖寺之需從之 命西僧爲皇古納答刺作佛事一

周歲以西僧旭爾送八峇刺班的為三藏國師賜金印 三月以將幸東都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輿次舍之所又命西僧于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太子古納合刺祈福 大禧宗裡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二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 五月宣政院臣言舊制列聖神御殿及諸寺所作佛事每歲計二百十六今汰其十六為定式制可 命西僧于大都萬歲閣忠閣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車駕還大都日止 八月御史臺臣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主壇之職

從之 命西僧作佛事于興聖宮十有五日乃罷 隆
祥司使晁忽兒不花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明寺工費
浩穰黎民不勝其擾以故爲亂詔湖廣行省臣珙璐不
花及宣慰宣撫二司領其役仍命廉訪使蒞之是歲召
僧大訖赴闕特賜三品文階 詔集沙門一千七百人
閱毘盧大藏經 三年三月置興瑞司掌中官歲作佛
事秩正三品 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 命
僧千秩幡竿修佛事施金百兩銀千兩幣帛各五百匹
寧宗時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兒麻哇

順帝元統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興和路起建佛事一路
所費爲鈔萬二千五百三十餘錠請依上都大都例給

緒僧錢節其冗費從之 時朶爾直班以天變旱蝗上
疏陳九事內第三言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後西僧
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延燒宮殿震驚九重直班劾其
不守戒律宜正其罪傳旨宥免者八乃已 二年省臣
言佛事布施費多以世祖時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
二百三錠僧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鈔二萬九千五十
餘錠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省從之葉私勅
寺觀廢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時濟寧
授經郎樊執敬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
已 瞻思爲浙西廉訪僉事以浙右諸僧寺私蔽滑民
有所謂道人行童者類皆竇倫隱役使民力日耗契勘

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請勅歸本族俾供王賦從之 至元元年近臣以僧大同道行聞帝嘉之特賜金襴袈裟衣 十二月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爲民既而復聽爲僧 二年十一月道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珙瑤不花于西番爲僧 十二月以燕鉄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 時納麟爲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以治僧獄訟從之 五年正月禁濫予僧人名爵 至正三年四月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拜戴甲爲定光佛作亂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 十二月徵

西域僧加刺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銀印 是歲詔

寫金字藏經 三年丞相脫脫以私財建大壽元忠國

寺於建德門爲皇太子祝釐爲鈔十二萬二千錠 四

年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

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不許 六年十

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規運總管府凡貨

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七年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

鈔二千錠 十二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三千餘頃屬

大承天護聖寺 右丞相太平請勸僧道有妻子者爲

民以減蠹耗 八年有旨趣未寧禪師入觀說法于龍

光殿上悅賜以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號曰佛心了悟

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未幾奉旨西香至五
臺山明年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婆羅普化率妃嬪等
延師入宮稟受大戒揚以白金孟及僧伽黎衣遣司馬
護還龍池 十年時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
香惑衆謫徙廣平末平縣至山童言天下大亂彌勒佛
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劉福通等復鼓妖
言遂反以紅巾爲號 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
惑衆而反 十二年三月詔修大承天護國寺賜鈔二
萬錠 十三年十二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
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
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

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
供養於是帝作天魔舞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
僧出入禁中醜聲聞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十四
年正月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
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哈麻選僧一百八人
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于民
二月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 十
一月皇太子修佛事釋京城死罪以下囚 時有言佛
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
若以治天下捨仁義則剛常亂矣 二十二年皇太子
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

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今聽佛法一夜即
曉於是崇尚佛學 二十八年六月雷雨中有火自天
墜焚大聖壽萬安寺是歲元亡

按元作吞兒剛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
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其醮祠之費日益增廣又每歲
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暨大臣如阿里闐
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
弼受賊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
之徒貪緣幸免者甚多至取空名告身以爲布施而予
其人可謂濫之極矣此元之所以斃也

浮圖名義

菩提覺也

薩埵有情也

涅槃無為乃不死不生之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

波羅蜜多彼岸到也

毗盧遮那種種光明遍照也

維摩詰淨名也長老之名

戒定慧防非定惡曰戒心不隨緣曰定心照無礙曰慧

五禪一凡夫二外道三大乘四小乘五上乘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知見

六通天眼天耳地心宿命神境漏盡

五蘊色受想行識也

五陰即五蘊

四大地水火風

六塵聲色臭味觸法

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又名六根

十二處即六塵六入

十八界六根六塵合為六識總為十八界

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四諦苦集滅道

十二類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

五濁

劫濁見濁煩惱

五蓋

貪欲嗔恚疑

三昧

一也云正

十身

自身剎生身國土身業報

三有

欲色有

三藏

經律論三

七支業

身業三

三衣

僧伽黎 鬱多 安住會

七寶身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漸愧五聞

又名七財

法門

經中女句中

般若智慧也夫般若者若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

三摩提

一切攝

三身

法報

阿蘭若

空靜

四智

大員鏡智平等智

祇樹園

說法

叢林

僧家

寶坊

寺名

柰苑

柰中有女為王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七

三十九

四百零六

優婆塞

精石上

優婆夷

尼也

苾芻

本香草僧以爲美名

沙彌

落髮後稱

比丘

乞食上乞法下乞食也

上人

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又能改過

闍黎

軌範也

鹿苑

轉法輪處

鷄園

在摩竭陀國佛所居處

梵刹

梵字也

象龍

比肩荷大乘法者

伽藍

衆園也佛弟子居之取生柏道菓義

招提

十方住持也

浮圖

聚相也

盧蘭盆

救刑惡爲盂蘭

如來

本覺爲如今覺爲來

舍利

鳥名佛母眼似之故稱貝身舍利子爲舍利子

檀那

即檀越

阿毗曇

經律論也

修多羅

經也

伽陀

頌也

法界

衆多人也

伽陀

頌也

毗尼 律也

優曇花

三千年一現瑞物也

攷漏子 世界也

茶毗

焚也又名闍維

無歸處

摩訶薩

大有情能救人也

泥黎耶 無苦樂地獄也

泥黎伽

無去處地獄也

窞堵波 墳也

波羅提木叉 別解也

浮屠佛陀部多毋馱沒佗

五者皆謂之覺今稱佛也

式叉摩那 長髮也

羅摩 院也

波演那 尚圍廊也

底栗車 畜生也

阿羅漢 總音殺煩惱賊遠離諸惡堪總供奉更不受三生界也

釋迦 能仁也

牟尼 寂默也

彌勒 慈氏也

婆羅門 梵志也

辟支 獨覺也

禪那 靜慮也

事佛夷國

宋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奉表謂本國奉事二寶道濟天下
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
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瑩像以爲信誓又天竺迦毗
黎國王遣使奉表謂帝修爭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
諸沉溺群寮百姓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
降伏莫不歸化臣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
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見王去臣自
修檢不犯道禁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
屬五體歸誠 七年西南夷訶羅陀國遣使奉表云伏
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

微心又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
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是
故至誠五體敬禮 十二王國國王遣使奉表謂宋
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
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專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
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聚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
布如日照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
殿城郭如忉利天宮是以遣使奉宣敬誠稽首敬禮
史臣曰凡此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時法始東流
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氓庶莫不歸心經誥
克積訓義遠別爲一家之學焉

又屬宿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梁武帝于阗利國來貢先是其國王跋陀羅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

吐蕃喜浮圖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

天竺尚浮圖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迹也又傳
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日本龜茲康居三國亦俱尚浮屠法

環王本林邑國善浮圖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

標古朱波也國尊佛法有百寺琉璃爲壁飾以金銀丹砂
紫鑛塗地覆以錦厨民七歲祝髮至寺至二十有不達
其法復爲民

于闐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
親自洒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替摩寺即昔羅漢比丘
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跏趺處雙
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

所

馬者國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其國及
依釋教齋戒行道

未居國成事佛語與于闐同

賒彌國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皇明

太祖洪武四年翰林學士宋濂撰將山寺廣壽佛會記畧
曰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 詔敕江南高僧十人欽天
監擇日於將山太平興國禪寺建齋法會 上宿齋室
却葷肉弗御香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 上書俾建諸冥期以

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味爽 上展皮并臨奉天殿

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 御撰章奏歲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壇復再拜躬視跪已投禮

部尚書陶凱凱率從黃道出 午門奠 龍輿中備法

仗被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

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曰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

加申詣淨屠行祠事已 上法駕臨華雲中兩五色子

如豆或謂安羅子或謂天華墜地所變 上服皮并摺

玉圭上殿禮佛北嚮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

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薰蘇真幣復再拜樂三奏是慈曲相以悅佛之
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
蓮花冰桃暨名葷衣食之物繫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
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
異者不用冊光祿寺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
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僧
旋遶佛座演誦梵咒三周以寓警注之意初劄山石地
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
成雲諸僧連幽窸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
至三解脫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
東嚮坐侍儀使浦博西嚮跪受 詔而出集幽窸而戒

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
泐受此尼戒於天竺三法師慧日復引而出 命乾乾師
飯摩伽陀解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
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
臣從拜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
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燎
復跋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 上
悅 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半竣事
還 官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
成祖永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
勝圓覺妙智慧 應祐國演如來大寶法至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賜王印誥命十年封其徒尚師
昆澤思巴為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澤
護國宣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
佛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尚師劄巴堅悉為萬行莊
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
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

按尚師即帝師史詩之也元時賜帝師有皇天之下一
人之上其稱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又其他銜名亦
小同

六年戊子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併其父兄
送亦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廬龍

叔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十年壬

大 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時

僧道多不守戒律故也 十六年戊戌定天下僧道府

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 十九年

辛 上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夏元吉

欲 禮葬化而來宣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則下必

有 甚焉禮葬義從此大壞 成祖曰爾欲效韓愈耶 駕

竟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便殿 上命元吉拜對曰王臣

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

子大臣死不敢奉 詔 成祖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

至獅猴遠矣 時方崇佛名卿皆僧從而尚亦有若

公著哉

按去周文襄公性性喜佛及楚撫其中詢詳梵刹所至
鐘鼓交投入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公曰即如以
年齒論彼長吾皆二三十年豈得不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十八年十二月封晉庵師制曰朕惟佛道以慈悲
為歸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
神通而莫測不有不承於法諸君能茲振於宗風惟普
應群師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擔覺
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其霖於六合普澤均沾
猶現滿月於十江光輝旁燭春此弘彰於靈化式宜荐
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深威妙

應慈濟真覺昭昭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於戲教闡
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垂顯福四海之生靈翊我皇
明末臻至治二十一年四月 御製普庵至善弘仁
圓通智慧森威妙應慈濟真覺昭昭惠慶護國宣教大
德菩薩寶鉢序狀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慧於諸人天皆作
方便爲苦海之舟楫畏途之階梯所以極功德之盛大
備名號之至尊正覺妙道流傳印土遍天地歷浩劫未
末其無窮焉近代以來有能具真如之體莫大慈之心
弘道演法濟物度人使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昭著不
惟見諸當時而且傳諸來世若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
慧森威妙應慈濟真覺昭昭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是已惟菩薩慧性圓通振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
廢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游戲三昧靈
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
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衆傾仰如佛在世
逮于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響益著功德廣大難罄名
言於是縉流輯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悟道之機
銜類粹成帙題曰寶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心慧力
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救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戒人
爲惡而脫其惡趣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玉化下利
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
以稱朕頒崇尊闡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爲序諸編

端毅粹以傳非惟俾菩薩之靈現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九修習之士覺是編者莫不嚴守毗尼精修淨業皆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圓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身太平熙暎之福於無窮豈不建哉

宗宣德元年内午今考試僧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禮

科給事中考試 八年癸丑冬今天下開津但有削髮

之人補送原籍治罪如律 九年甲寅冬十二月有僧

請願建寺延聖壽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

古之人君若而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

時豈有僧道曾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

宋徽宗崇信道無一驗者世人迷而不悟朕竊嘆之

英宗正統十年乙丑春二月 賜大藏經于甘露寺寺在
鎮江府地 勅云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
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 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
藏安置直隸鎮江府甘露寺未克供養所在僧官僧
徒着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須務敬奉
守護不許縱容開禁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
壞遺失敢有違者必重究之故 諭

景泰帝景泰三年壬申冬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
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英宗天順二年春正月 勅僧每十年一度違者發邊衛
充軍先是景泰間太監與安崇信釋教請于上三年一

度僧至數萬人至是又如期蟻集京師 英宗謂大學士李賢曰僧徒益立可如此泛濫賢對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命禮部出榜曉諭仍著今後十年一度僧擅自披剃年二十以上者還俗違者發邊遠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

世宗嘉靖元年二月以能仁寺妖僧徐端竹于正德中謀傾璽書金印賞春舞弄 世宗從工部侍郎趙璠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高舍屋一千三十間悉給商以償宿負 十四年大興隆寺妖僧高僧誦天心絕異端毀天下佛像改僧錄司及僧禁廟孝于興善寺散遣僧徒于各叢林不報 是年 世宗以故事賜食

不落髮此佛氏語沿習不雅今十五日宜薦麥因爲餅
賜群臣食歲以爲常 十五年 上欲除禁中佛殿建
慈慶慈寧二宮并大善殿其中金甌佛像千百計皆毀
之懸度佛骨佛牙屏去殆盡 末年誅妖僧武如香李
明梁及犯人張柱初如香等夙有妖術能以藥迷人又
行殺人張柱順天人也平日喜交方士談異術至是遇
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以藥
迷狂致柱自手刃其父母至一家十七人皆死其殺之
也皆妖精屍死俱無血蔭二僧因污柱妻并其嫂已而
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溫景蔡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
捕獲之議以犯非常律變出罕聞遂械如香詣京以聞

朝廷將如香等梟首示衆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且憫其禍由妖作姑監候待決

葉文莊云宣德正統間名卿若楊東里奇士先生雅不喜

道釋楊文定公濟則嘗以母疾有集慶寺之禱于節庵

薛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如

此李賢天順日錄曰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

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

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

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

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掛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

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清江敖英曰予

爲水曲郡當爲當公事過江北憩六合西郊館舍見摩
榻上有蓮花經取閱之字畫紺碧不類墨痕著其尾曰
比丘法秀刺血書噫經何靈哉法秀乃意其軀而刺血
書之惑亦甚矣近讀半山文集載王安國因母病刺血
寫佛經噫儒者且然於法秀乎何尤